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1 2002
(总第1期)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

在传统的祭坛上
——《白鹿原》女性形象评析

董 阳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含义深刻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文化回归的深切渴望,但同时又流露出作者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矛盾心态。小说中田小娥等女性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体现,作品一方面表现她们在伦理道德束缚之下的不幸命运,一方面又以传统的道德伦理为准绳来审视和评判她们,使她们成为回归传统、重塑道德的理所当然的牺牲品。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人物形象;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即受到评论界与读者的高度关注,好评如潮,被称为"民族的秘史",史诗般的作品。作品通过塑造浑身散发着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人格魅力的白嘉轩、被视作圣人般的朱先生、恪守纲常礼法忠心耿耿的鹿三、以及浪子回头回归道德文化的黑娃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依恋之情,其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思索不能不说是深刻的。然而,当传统的道德文化与人情、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作家陈忠实的内心显然充满矛盾,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障碍,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1]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形象的塑造正是这心态集中和突出的反映。下面试就吴仙草、田小娥等几位女性形象的意蕴作具体分析。

一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吴仙草。这是一个作者着墨不多以至于容易被读者忽略、但显然被赋予了深刻含义、并且在作品的人物体系中占据很高地位的女性形象。因为,一方面,她是作为与白嘉轩相对应的形象出现的,即白嘉轩是传统人格魅力的男性代表,吴仙草是与之相对应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女性代言人;另一方面,吴仙草又是作为与另一占据小说女性形象中心地位的田小娥相对应的形象而存在的,即恪守妇道的淑女与不守规矩的淫妇。

吴仙草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女性天职的完成。白嘉轩连娶五个女人,动机只要一个——传宗接代。吴仙草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诞下二儿一女,从而免于被"克"的命运。其次,吴仙草是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完美体现:对婆婆恭敬孝顺,对丈夫温柔顺从、替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默默承受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对家族的振兴,有过巨大贡献却绝不认为自己在家族事务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是一个受到作者高度赞赏的女性形象,在白嘉轩连克六个女人之后,唯有这个女人足以与之相匹配。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仙草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作者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我们

作者简介:董 阳(1966—),女(满族),辽宁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大量的关于白嘉轩与鹿三之间诗情画意般的主仆关系的描写，看到白嘉轩如何郑重地教育子女们要尊重鹿三，却看不到一点有关白嘉轩与仙草之间夫妻情义的描写，也看不到白嘉轩教育子女们要尊重、孝顺自己的母亲。可见，在白嘉轩的心目中，仙草的地位实在是不如一个长工的，因为从传统的眼光看来，仙草只不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她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女人份内的事情，不值一提，当然也不必花费笔墨大肆宣扬了。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男权统治之下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女性角色的肯定。

二

作为仙草的对立形象，田小娥花费了作者大量的笔墨，成为全书最为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同时，在对待这一形象的态度上，作者也表现出了更多的矛盾心态。

首先，田小娥是以一个男权社会及其封建伦理纲常的受害者形象亮相的，她年青美丽，却沦为年过七十的郭举人的性奴隶，尽管锦衣玉食，但其地位连狗都不如。她与黑娃的偷情，既有性满足的渴望，又不乏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背弃和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义理道德的反抗的因素。作者没有将她写成天生的荡妇，相反，她是一个非常钟情的人。她与黑娃真心相爱，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付给黑娃，跟着他过虽然贫苦但互相依恋的生活。然而，就是这一点起码的欲求也不为纲常礼教所容：她的父母不能容她，她渴望能叫一声“大”的鹿三不能容她，作为传统道德化身的族长白嘉轩更不能容她。偌大的白鹿原没有她一丝一毫的立足之地，在黑娃出逃之后，是生活的逼迫和鹿子霖们的欺骗利诱才使她一步步滑向堕落与毁灭的深渊。在遭受了无数肉体与精神的凌辱之后，她被她的大亲手杀死，面对手拿梭镖的鹿三，她那一声惊愕的“啊……大呀……”凄恻哀婉，令人心颤[2]。作者在描绘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时，显然是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之心的。

田小娥的形象不仅极大地唤起了读者的同情之心，而且作者还赋予了她以许多闪光的品质，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她追求人格尊严，宁肯跟着黑娃过贫穷的生活，也不愿受郭举人和他那个大娘的凌辱。她对黑娃的感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并且终其一生没有改变。她心地善良，在遭受父母驱逐、鹿三的屏弃、原上人的冷落以及白嘉轩的惩戒之后，小说没有写她怨恨过谁。她当初受鹿子霖的诱骗引诱白孝文，之后又对他充满同情之心，将自己的满腔柔情献给了他。作者还赋予了她顽强的反抗精神。为反抗屈辱的地位，她与黑娃偷情、私奔；为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她闹农协、当妇女主任；她投身于鹿子霖、拉白孝文下水仍然是一种下意识的反抗，甚至在她死去之后，作者还让她还魂附体，借鹿三之口述说其冤屈、控诉“仁义白鹿村”人的残忍，他甚至让小娥的冤魂引发一场瘟疫、又化作满原的飞蛾，向这不公平的世道作最后的抗争。

作者似乎也希望通过田小蛾的形象表达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尤其是对女性的迫害。他让小娥临终的绝叫惊醒鹿三心灵深处潜在的人性与良知，使之在其内心深处与显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使鹿三精神崩溃、失常。著名的评论家陈涌在《关于陈忠实的创作》一文中写到：“小蛾这个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的名义下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她的死，归因与她别认为异端的微末的爱情。鹿三本来应该说是她阿公，在中国人的习惯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小蛾没有忘记这一点。但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权利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而且，她恰好死于这个她本来希望能够认作亲人的人的手下。这是怎样的伦理道德呢？这种吃人伦理道德怎么会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呢？——鹿三杀死了小蛾以后出现了精神失常以至后来陷于精神崩溃，这个情节在作品里表现得令人震惊，也是令人感到凄怅的。鹿三的变化对完成这个人物的性格，对表达作家对儒家封建道德的态度，都是十分重要的。”[3]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然而, 如果我们认为作者是想借田小娥这个人物来对传统道德和伦理纲常大加挞伐的话, 那就错了。作者在娓娓叙述田小蛾悲剧命运的同时, 又将她的命运与黑娃、白孝文的命运构筑成因果联系, 将黑娃的步入邪途和白孝文的堕落直接归咎于田小蛾的爱意与柔情。仔细阅读文本,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田小娥不仅是作为仙草的对立形象、更主要的是作为白嘉轩的对立形象出现的。白嘉轩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来自本阶级内部的男性的鹿子霖和出自本阶级之外的女性的田小娥, 如果肯定了田小娥的悲剧, 就等于否定了白嘉轩为维护传统文化和道德所作的种种努力。作者在激发起读者对田小娥极度的同情之心的同时, 又以极其凛然的笔调叙述白嘉轩用刺刷严厉惩戒田小娥和白孝文, 放火焚烧象征小娥冤魂的飞蛾, 修塔镇压小娥的尸身, "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 黑娃浪子回头、幡然悔悟, 决心"学为好人", 他第二次结婚时, 选择了老秀才的女儿, 因为他"需得寻个识书达理的人来管管我"。作者是这样描写新婚之夜的黑娃的: 他"心情变得更加糟糕, 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自卑, 而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不过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两只红烛跳动的火焰在新娘脸上闪烁; 他想不起以任何一件壮举使自己心头树起自信与骄傲, 潮水一般一波又一波漫过的尽是污血与浊水, 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 完全使他陷入无可挽救的自卑境地"。这些叙述和描写等于彻底否定了黑娃的前半生, 也即彻底否定了他与小娥的生死恋情以及由此而踏上的叛逆的人生之途[4]。也许在作者看来, 田小娥之类女子的命运固然可悲可悯, 但是与延续传统文化、重塑传统道德这样的经国大业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三

另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女性形象, 一个是冷小姐, 一个是孝武媳妇。这两个形象在人物体系上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

冷小姐是包办婚姻和女子"从一而终"观念的牺牲品, 即使她多年婚姻的实质仅仅是对新婚之夜短暂快乐的回忆, 事实上是有名无实的, 改嫁也是不能被允许的。与田小蛾不同的是, 冷小姐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 只不过是对男女欢爱存有那么一点渴望、一点非分之想, 而只是这么一"想", 已足以被打入"伤风败俗"者之流; 孝武媳妇是如她婆婆一样的贤淑女子, 绝对地中规中距。但是, 当她的丈夫无力完成传宗接代职责的时候(这的确是白嘉轩所始料未及的), 不论她愿意与否, 与丈夫以外的人同床就成了她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如此矛盾的观点却能统一于传统伦理之下, 理由只有一个: 一切服从男性及其家族的需要, 当家族需要你守节时, 你就必须守节; 而当家族需要你牺牲贞洁的时候, 你又必须把贞洁象垃圾一样地扔掉。也许白嘉轩没有意识到, 孝武媳妇的"借种生子"是对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纲常礼教的一个绝妙讽刺! 那么, 陈忠实是在讽刺还是在肯定呢[5]?

而冷小姐的悲剧还要多一重, 她既是封建包办婚姻和伦理纲常的受害者, 又是反对包办婚姻、冲破礼教束缚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牺牲品。连鹿子霖都忍不住心生怜悯之心的情况下, 冷先生对亲生女儿的痛苦置若罔闻, 甚至于在女儿疯癫之后亲手下毒令其变哑, 以免"有辱门风", 其冷酷与残忍实在令人痛恨。而革命者鹿兆鹏愿意牺牲家庭、牺牲生命去拯救普天下的穷人, 却对眼前这个对他毫无伤害的弱女子的忧伤和不幸无动于衷, 其冷漠和狠心也不禁令人扼腕! 况且, 冷小姐的悲剧的造成, 鹿兆鹏也难辞其咎。毕竟他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完成了整个婚礼, 他的革命并不彻底。以后来的彻底的行为来弥补先前的软弱, 成就的是自己, 牺牲的是一个弱女子的一生。

作者的矛盾心态在冷小姐的形象塑造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与田小蛾一样, 冷小姐的无辜和不幸是显而易见的, 她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是蔑视而是怜悯。作者给冷先生取姓为"冷", 似乎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也是暗示其冷酷无情。但是,在鹿子霖酒醉夜归一段情节当中,作者又将冷小姐置于连鹿子霖都不如的鲜廉寡耻之辈的地位上,同时又令冷先生的行为有一种大义灭亲的凛然、悲壮之感。

必须承认,传统文化与道德中有许多值得大力倡扬和推崇的东西,白嘉轩和朱先生的人格也很值得人们敬重,他们为传统所做的一切是颇有一些悲壮意味的,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代,对传统加以祭奠也是很有必要的[6]。然而,几千年的传统毕竟一直是处于男性的操纵之下,其中的大部分是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为前提的,在传统的祭坛上永远供奉着女性的血泪!如今,当我们再一次祭奠传统时,是否仍要将女性的命运作为供奉、将人性与人道作为牺牲品呢?如何在延续传统、重塑道德的同时又高扬人性、人道的大旗?这大约是作者在《白鹿原》中思考的问题,但显然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雷 达. 废墟上的精魂[J]. 北京: 文学评论, 1993 年第 6 期.
[2] 陈忠实. 白鹿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6 第一版.
[3] 陈 涌. 关于陈忠实的创作[J]. 北京: 文学评论, 1998 年第 3 期.
[4] 朱 寨. 评《白鹿原》[J]. 北京: 文艺争鸣, 1994 年第 3 期.
[5] 畅广元等. 负重的民族秘史[J]. 北京: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年第 4 期.
[6] 唐 云. 觅我所失: 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J]. 北京: 小说评论, 1995 年第 1 期.

On the Sacrificial Altar of Tradition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Bai Lu Yuan*

DONG 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uct: *Bai Lu Yuan* by Chen Zhongshi is one of the few works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 among the contemporary novels. It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author's heartfelt eagerness for the returning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but meanwhile it also reveales the author's contradictory psych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principles. The portrayal of such femal images as Tian Xiao'er in this novel reflects this contradictory psychology. On one hand, the works depicts their unfortunate fates under the yoke of the moral eth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also been judged by the traditional moral ethics as criterion, which makes them victims of the returning of traditon and the remoulding of morality.

Key Words: *Bai Lu Yuan*; female; character image;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张事业】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